

金石萃編

第八
函四冊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三

重修龍興寺東塔記

碑高五尺五寸廣三尺文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同州

若夫致情自逸聖人生博奕之談驗性迷方諸祖散指
月之諭是以珠沉於海俾罔象之忘機補竅於身使混
沌之返口則必逍遙委化復歸何有之鄉清淨居真共
安無過之地何須窮泰極侈恣嗜慾於心胷入聖從凡
昧修行於眼耳唯釋氏之教興於曠劫金剛三昧爲法

界之歸依玉毫六通作人天之瞻仰灑醍醐以濡潤澤
則無不舒蘇震法樂而激聲教則俱聞踴躍是故衆魔
既伏列仙共歡得樹神之精勤感輪王之迴向擎拳合
掌悟法相之皆空落髮披緇學菩提之無上其過去未
來之因果龍藏名言脩矣此何足以稱揚覺皇受波旬
之請而入涅槃雖化身強焚而金質自永舍利之寶散
八支那同州龍興寺東塔是其一也截翠嶽於半天影
太陽於中道隨氏之將興祥兆見焉金陵電滅浮喜氣
於東南火運炎空籠祥光於中夏夾輔王室方嚴承相
之尊纂成帝功覓塞神尼之讖隨文因以所居宅是爲

此寺自後紅樓翠殿高危上入於雲霄寶鐸珠輪光彩
傍侵於河洛然則年代深遠功績漸隳瓦墜梁傾歎風
摧而雨敗物存基在但日往而月來不有否也其何泰
乎有恒農楊氏名繼宗乃左馮一長者也金玉其貞冰
霜勵已干以非道有難犯之容動以觀時多不平之色
以布施修崇爲己任以謙和儉約爲身謀人倫之中不
可多得以爲芝蘭在佩不如戒定之香稽呂成交爭似
聲聞之果其是院之西又有長興萬壽院其住院僧前
僧正法諱智峯師号嚴靜章服副焉秋袍自擁夏臘甚
高羅什博通識五天之儀範道安講唱明三界之因緣

萬二千五百衆咸願登門一切十恒河沙亦將其貫恒
農與之爲道侶而甚密亦猶昔之蓮花社也高秋八月
演摩詰之囀談宴坐一時味如來之真語許檀那爲布
施奉內財以供佛用精進爲焚修依法身而潔已居一
日乃謂峯上人言曰東院真身舍利塔毀頽缺漏久矣
此不爲修如之何有能興者師欣然贊成其事於是集
工人籌度之鳩衆材聚丹雘無曉無夜經營架搆于時
卽日而就約其費用將百萬計雲煙乍歛若漢日之再
中星月共臨疑天樞之獨立非夫有大力量有大志願
豈能成此殊常之功德哉先是此寺鍾樓斜朽凋壞及

中上人院西殿并中尊列侍並隨室時興塑以之寢久
中間縱有貼補亦罕能全功恒農一旦皆以家財呼匠
取材用及金翠瓦甌之屬並附益修飾之十分之數
弥縫其七八焉信矣夫世尊之感應長者之護持非獨
高於往昔也阿育王之志氣功滿行修給孤園之清涼
五興教立遂使清信上士盡生降伏之心懽悞衆生頓
換柔和之性其誘化補報也如此 府主連帥太師鍾
一千年之 亨運應五百載之閒生衛 社惠民恤
刑欽政視匈奴如草芥舞陽侯之橫行驅樓蘭若狐狸
傳父子之深入方持虎節顯鎮侯藩帳中號令之嚴秋

風偃草門下平章之

命禁殿宣麻通忽

隴右公朱研益丹玉焚須冷宰衡餘慶自高定國之門
聖祖沖元必握真人之籙觀風譙郡夏侯公威稜有
執如松栢之負雪霜忠信罔憊比春秋之應日月此際
且登於蓮幕匪朝卽列於冀階嘻道與時來時與賢
會元戎物望多憐共治之榮調御音容不蔡付囑之
意恒農以功願旣畢乃率以文之帖也德行無取文學
甚虛進未能輔相帝王立萬年之運祚退不能
交朋巢許傲列嶽之風雲而猶勞役風塵徘徊州縣賦
慙鸚鵡肯爲席上之珍兩助蛟龍口是池中之物強搜

部拙用以紀云

大宋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九日辛未
建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鄒楊繼宗也碑
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總隴右公者有曰
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帖而不言
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
之適逸不如也

石墨
鐫華

右龍興寺碑字畫完好文稱府主連帥太師又云門
下平章之命禁殿宣麻攷之宋史則馮繼業時爲定

國軍節度使史不云檢校太師及加中書門下平章
事也宋初沿五代之制藩鎮之權尙重繼業在周已
歷節鎮名位久顯寵以三公使相之號不足爲異然
本傳竟不一書未免失之太略繼業在同州吏民嘗
爲立遺愛碑今不復傳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同州龍興寺有二一在州西北隋開皇年建一
在州正西陝西通志不言建于何代但云明洪武
嘉靖中重修宋有重修龍興寺塔碑以此碑攷之
則亦建于隋文帝時也碑云隋文因以所居宅爲
此寺隋書高祖紀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

丑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
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
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而不言別館所在
馮翊正同州首邑據此碑知龍興寺爲隋文帝居
宅矣然據陝西通志又云州治東金塔寺右有興
國寺隋文帝龍潛處唐改隆興寺尉遲恭建是又
以興國寺爲隋文居宅而改建爲寺又在唐時其
非卽龍興寺明矣恐通志未確當以碑爲據也碑
載院西有長興萬壽院則今已無考宋史馮繼業
傳繼業字嗣宗大名人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

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太平興國初來朝是碑載府
主連帥太師信卽馮繼業建碑之八年尙在鎮也
定國同末題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
九日辛未建由辛未上推至朔不應是辛巳據遼
史朔考四月是癸卯朔方與辛未合碑誤也

福州重修忠懿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七寸廣七尺一寸四十七行行
八十四字止書額題重修忠懿王廟碑銘八字篆書
在福州府

重修故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桂國閩王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謚忠懿王廟碑

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撰

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及
於國道濟于民生居土茅沒饗廟食者求諸前史罕有
其倫是以黃石立祠蓋曰遺跡沔陽致祭實表舊功故
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苟無

所稱實曰誣祭唯

忠懿王非誣祭歟

公名

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
祖睦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

于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

贈祕書少監父

憲

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

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折派若匪降神

之氣豈生命世之才

公卽

太尉之季子

也

公形質魁秀機辯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

交友學韜鈴之

略

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

人之敵遠近伏其義勇隣里推其孝悌嘗有善相者詣

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

當位極人臣自是

公竊負之尋遇陟岵興悲在

原軫念恭事孟

仲嚴

若父焉軋符末鯨網全踈鳬毛屢

落磨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未裂裳四海盡瘁於

征戰

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

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

是

以

俟時待價

之口

抱

拯溺救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

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

電之蹤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

霍

丘之土宇遽言

得志遂啓無狀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災樂禍曰

乃大掠部屬旁口口口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

公之昆季咸預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遍侵四境緒

內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隣之助遂率眾以作竄欲避地

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衡幸豫
章懦怯之中偶番

馬殘

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枝梧自

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
不戢人愼無恒狃蒲騷者終至敗亡好草竊者焉能長
久動蓄自疑之志本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爲
部下所害

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旣負出羣之
才仍諳撫士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
遂推

公而立之

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

雖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嘗若
嚴訓豈有弟爲

大

將兄居其下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

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

公由是惡道途之多

梗憤

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克平羣盜外

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
大順冬□□□□廉察遽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
尊奉緘題而不遜恣行誅戮凶事綏懷人旣類於倒懸
時合當於逆取 公比緣觀豐因得徵辭遂舉勤

王之師以申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

年而圍□□□□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遁疎網
難逃遂爲海人梟首以獻 公旣殲元惡乃布優

恩凡曰脅從悉令宥過用仁信以馭下行慈惠以恤民

曾未浹旬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

明又能

成功不居

讓德無愧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

請仲兄却迭居舊邦

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

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
遠求薦擢遂

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偕命

焉尋

朝廷以寰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靜亂獲

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口口袴襦之惠遂升本州爲威
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

公爲節度

副使獎勲績也洎元昆殂謝衆庶歸依

公乃恭

受遺言式俟

朝命明年春

帝恩遠降人